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緣督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僑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緑督集卷九

宋 曾丰 撰

七言絶句

隨牒至南康軍呈李守

蹀躞騏驎去路寛西清太冷北門寒且將東觀編摩手來作南康拊字官

善刀初不露鋒芒五柳圜門琴卧堂百里桑麻春塞眼四時風月夜捜腸

乘閒贏得答江山答了江山未得閒墮淚碑中恩有剩凌煙閣上事猶慳

南來摸索子長胷已有東坡獨秀峯再過峯前問魚鳥盡歸陶令錦囊中

八月六日送鞏帥鄱亭上

有時夜燕歸乘月未始晨興出戴星半載初逢迎送事五更已至短長亭

呈羅叔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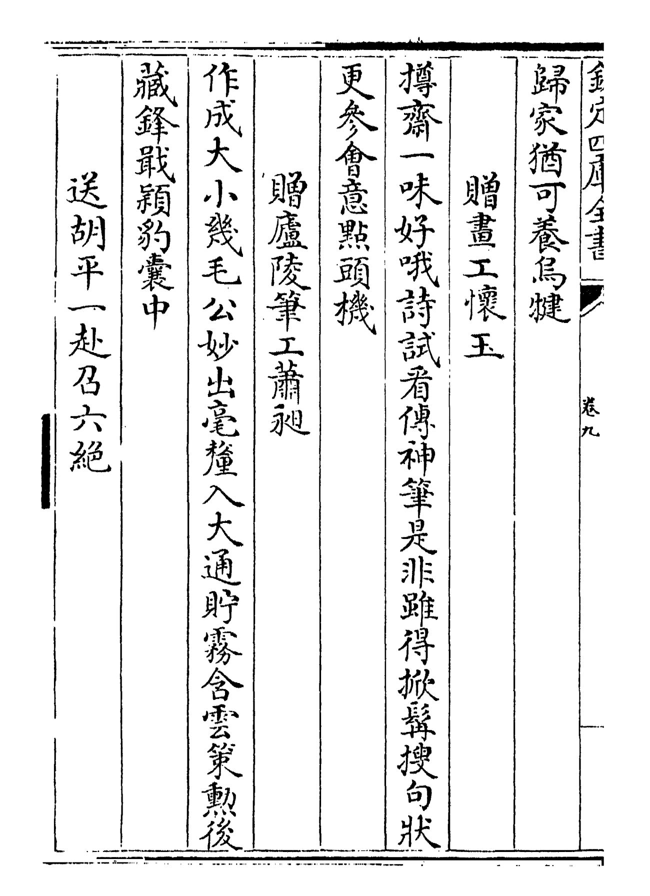
浪把柴扉爲客開揖餘茶椀又湯催應門老走忽解意放入江西風月來

崆峒不合識東坡驕氣百年猶未磨今放晴煙弄寒影安知非喜兮相過

吾疑兮亦慣乘機乃枉華軒扣竹扉不是梅花不相外囊猶未瘦若爲歸

出東城門見牧牛

出逢村落放牛天浩歎微官久自纏回首未能收白牯



歸家猶可養烏犍

贈畫工懐玉

撙齋一味好哦詩試看傳神筆是非雖得掀髯搜句狀更叅會意點頭機

贈廬陵筆工蕭昶

作成大小幾毛公妙出毫氊入大通貯霧含雲策勲後藏鋒戢穎豹囊中

送胡平一赴召六絶

豫章名勝二三公分置諫坡樞府中公更歸爲吾道重
涪翁不得擅宗工
汝頻初陪長者游齒牙名理晉風流討論周易開端處
涵泳羲皇向上頭
學校不興名教衰公其一力主張之三千弟子還初籍
六一先生入後碑
此邦名分久無之初政專精立等夷與我軍民新耳目
還他天地舊尊卑

詔歸臺閣侍從容名節相高氣自雄攘臂何愁難倒海

擡頭不畏有頹嵩

匪旦參兮伊夕樞收藏名跡不容書史官强立功臣傳

房杜無功功有餘

送石江曾元英赴太學補

吾宗叱馭闖賢關筆湧長江挾泰山餘子望風俱辟易

且容瑞豹露文斑

萬物不移三百篇得魚固自久忘筌緒餘一醒冬烘眼

快著長安得雋鞭

中都之嘉會門陳亦顏為堂曰城南書院取韓昌黎公符讀書意也

買宅猶難況買隣一區判與九衢瀕那知萬壑千巖性不受高車駟馬塵

寧開白眼視公卿不要公卿眼借青爭利爭名醒處看讀詩讀禮醉時聽

姓名不欲樂人聞籍甚公卿舉似君李白猶將奴力士

薛宣豈敢吏朱雲
客來草草治杯盤道與家人勿憚煩但要陶泓毛穎在
未為無以遺兒孫

陳伯紀列岫

一塔數椽崖半腰工夫草草意翛翛青山雖老猶兒態
邂逅吾人喜欲驕
江瀕湱湱不容暑竹杪騷騷那攪塵只隔一重窻紙影
蚤分俗客與幽人

文書倥偬汗糢糊問有清涼世界無走借主人煙雨觀幻吾身眼入氷壺

題徐子比獨秀亭二首

隣山三五百為曹氣伏心降讓我高獨秀不知為獨秀退然自視一秋毫

之子於人第一流於山也獨拔其尤亭高未與山相稱更起元龍百尺樓

贈畫師韓暉

史皇法外有遺機難弟難兄似得之信意揮毫無點誤
蠅成於點誤還奇
工於繪事諱言工韓滉心寧與俗同惡語發揮非敢惜
所疑不是子家風

題三生圖

間去間來自在嬉故人不記問為誰都來一箇眞消息
安用頻更可漏為

老范善畫牛有學為八牛圖者一犢在前又置

一持竿牧其後有客過予攜此圖出因題二絶句酬之

熟事為山白水牛曉那須放夜那收牧童已作冗員看況復持竿在後頭

誰謂羣牛戲寫眞犢前牝後更精神不知老牯心枯淡豈有將身作化身

三山

余得石山二座西南道李監場索之附海船歸

圓嶠方壺共五山上隨潮往下隨還二山流落初何在新喜歸吾几案閒

初得兩山排闥來満期突兀老相陪忽如雙劍擅飛去疑是六丁爭取回

長料負山人不多眼中今失兩嵯峨非渠偶有夸娥力如我太行王屋何

溯峯既有飛來者菱石能無取去人來去儻然均一理歐公何苦把眉顰

君今得我玉嶙峋附搭東艘過七閩且試挾山超海手休為負石蹈河人

余得英州石山副之五絶句送曾鼎臣

小山欲與岳為曹其末雖危本則牢屹立挺身行所獨旁羅垂首讓其高

湖上飛來小祝融羣青在側一居中何當容衆常相下不必稱孤獨自雄

岊岊迥不與凡同骨有餘清豈久窮雅趣未應為獨行

皇恩猶許視三公
夢不曾爲嶺表遊眼中陡頓有英州知君結此石交後
一洗從前勢利羞
吾宗世住望仙村華蓋崢嶸日在門忽得祝融尤可重
方知華蓋未爲尊
　聞蟬五絶句奉呈諸幕友
炎帝乘風馭氣行前驅警蹕羽仙輕胃中一部鈞天樂
吐作衙官喝道聲

羽仙塵外學修行未蛻那知身已輕露裏厭為無事飲

風前戲作不平鳴

風裏為生露作糧腹中瀟洒口清涼長歌商頌聲初振

細聽韶音味可忘

靜坐幽眠自及聽我新兩耳作蟬鳴蟬今更向耳邊噪

會妥歸眞作一聲

語那似默得便宜蟬漫三歎復五噫養氣何妨為孟子

知音不必要鍾期

重九對酌

豫章高處是龍沙前歲曾陪醉孟嘉短白幸餘頭上髮桒黄令戴廣南花

迎倉使李監丞八絶

妙齡徒手掇科名發軔風雲九萬程捷徑何妨聊決起通途自分且徐行

一尉初收百里塵一同尋放萬家春留中幸到爭先處請外甘為勇退人

星屏熊軾兩從容未始論功莫大功南劒人人無劒氣

宜春在在有春風

二十餘年兩度來來賓蓮幕主霜臺今吾猶是故吾爾

白眼豈須青眼哉

入境諏民察吏餘羅浮賞罷更豐湖相迎魚鳥如相告

車騎今回又較都

農瓶無粟可重搜官帑錢猶地上流望我方來觀俗使

從今且作當民侯

南海江山鬱所懐今晨何喜夙容開一千里外行人報二十年前知已來
同游漕幕舊三賔臺府兩為新主人應念江西樽齊老長裾猶曳幕中塵

賀廣東黄漕生辰六絶

博落山中黄子陽少從季主受仙方道成初試飛昇步引手蟾宫折桂香
詔㑹蟾宫籍裏人召還仙闕作仙賔王宫專席談先聖

朝路分班謁上眞
奏事口含雞舌香仙賓俄轉作仙郎漢留不住王中散
又駕仙風出帝鄉
計臺使長祕書丞一自去天三館輕行詔仙郎王仙監
道山風月倍光明
數從仙伯至仙公一歲一遷三歲中三歲三遷吾事足
歸教明月弄清風
上界仙官執禮勤逍遥歸入散仙羣百千歲後人相識

白石山前黄老君

上廣東運副馬少卿壽十首

壽星瑞世現光明俄轉桐江作客星千載嚴陵後身出

風標氣槩兩亭亭

客星又轉作魁星蚤應文科策漢庭紫氣初來朝北極

長鵾一奮刷南溟

魁星又轉作文星玉筍班分博士清鼓舞辟雍羣弟子

依歸絳帳老先生

文星又轉作郎星曉握蘭香上玉清屹立太微東北角
是非時與上台爭
郎星又轉作侯星上據中階下列城時號嘉興為輔郡
出分重寄護行京
侯星轉作使臣星驛傳軺車得按行天節前驅繡衣出
蔣山摇動大江清
使星轉作副樞星天柱天階兩手擎閶幸斜輝欲相射
迴纏退舍養吾明

樞星轉作内平星内得其平外亦平貫索已沉牢口退

又隨錢穀向南明

平星轉作上台星獨運璇璣握玉衡蹀躞穏行黄道潤

熒煌長伴紫微明

台星久出照寰瀛懶入端門傍御屏上叩北辰乞閒散

南歸長作老人星

瑩老自湖歸住廣州光孝移住南華

南宗要勘北機關踏遍江湖淮浙山始信廣東元有佛

打包依舊更南還

重脫袈裟掛廣州與人說法口如流放生池裏魚傾耳

受戒壇前石點頭

終年盡日講楞嚴舌自深藏口自緘脚指令將舌頭去

懸知滿閣是空函

無苦那從復覓甘堂頭與水已相諳猶將達磨泉中意

更去曹溪滴裏參

制止寺中房相硯曹溪堂上祖師衣舊家公案新拈出

兩樣機關一指歸

再遊南華看祖師衣鉢

西方達磨問歸程衣鉢都留作麽生正道眼空嫌長物如何更帶履同行

達磨將身帶履歸殷勤分付鉢和衣更和衣鉢將歸去免與中華講是非

佛自無言人自訛但留衣鉢説能多假令和履多留下誰奈沙門頰舌何

梅嶺有松無竹

與梅結友問爲誰松竹中涵霜雪姿竹豈寒盟已仙去
宿心惟有老松知

譚賀州勉賦水仙花四絶

會逢青帝欲回春先與梅兄清路塵自別其衣黄一點
示吾不敢與兄均
與水相蒸暖盎春湘妃洛女是前身乘風香氣淩波影
挑弄眠冰立雪人

高固難為太素容畀還惡紫又羞紅柔黃軟白交相炫色一歸於正與中
玉女瓊姬暫謫居水中無可與為徒蓮花固與六郎似貞女終輕賤丈夫

石屏

余蓄石屏風十游雅宜喜而求之輙遺其一侑以五絶

月走地中忙喪精化為異石琢為屏其中幻盡山河影

不止數峯江上青

巨靈神手造江山潛寫為圖置石間歲久石為圖所變

一重巒下一重灣

太行王屋兩嵯峨移置石間痕未磨指似行人無識者

化身吾恐是夸娥

后土心恬不愛奇初陽人故得私之我新取道祁陽過

鬼發其藏使見隨

大道要為天下公割吾所愛以歸儂北窻不在西湖上

驚見飛來湖上峯

回鴈峯

每向畫圖詩集看祝融如孔鴈如顔鴈峯今幸一相識
實校於名大似慳

揚雄非有動人姿蓋代清名天下知回鴈名今與雄等
豈忘外陋慕中奇

賓鴻初忌瘴邊嵐山到峯前不更南近日鴻多更南去
峯名幾似晉清談

鴈入窮南失意多以峯爲記誓毋過寧無忘記蹉過去
彼自輕生獨奈何
此峯與鴈作標題記不分明有忘時鴈自會書眞草字
標題安用此峯爲
清湘城西飛來峯
邂逅南鵬怒輙翔乘風附翼過清湘羅浮本是仙家景
借與如來作寶坊
三處飛來等樣奇佛無所擇我何辭重輕較到毫釐處

鴻鴈行中此白眉

鬼輸天雨玉崔嵬乞與湘人眼豁開為報湘人莫私有飛來有日更飛回

儃洲

弱水空傳三萬里瀛洲只隔一重關渡船莫傍梅花岸岸上吾疑是世間

余入廣始見鄉士劉蒼正于韶歸

里社閒名已數年恨無傾蓋盍簪緣予初游學吾游宦

一笑相逢韶石邊

好景番禺能幾何簿書不許我吟哦絳紗帳裏事渾少古錦囊中詩定多

轉蓬同到嶺南州黄菊茱萸三送秋東道雖青閑閣眼西風空白倚門頭

義塍尊菜中秋大熟副以六絶送楊伯子

秋行春令氣猶凝柳曳寒絲軟蘸氷又似瑶池樂棚下鬼工遺落水晶藤

垂垂水綫白封青一筋能生兩眼明分野自為牛女地如何墮落玉繩精

吳人縷玉作常烹南粤相逢眼却生張翰思歸食忘味鑑湖震澤見於羹

齋芝自可侑仙斟忌把鮮肥俗味侵羹出鱠鱗清濁混季鷹猶未是知音

僊茁風味淡為宗能誘長安客欲東浪說棧羊餘雋永施於高士了無功

蟹肥鱸脂未堪誇橘綠橙黄正自嘉左手把尊右持酒何當共醉木犀花

始生之日有籠禽而獻者口占二絶放之

湯網恢踈未棄捐絳紗籠裏是壺天儻來富貴曾聊爾歸去山林乃自然

禽言勸我不如歸似念官卑俸入微或道哥哥行不得家貧歸去更無依

戒永州道聞思歸樂

宦遊佳處是零陵廩稍優饒水石清心不思歸歸不樂汝休强勸拂人情

張翰陶潛出信緣思蓴愛菊返丘園帝魂已託杜鵑去令汝寧非二子魂

田園無力辦難俱有一猶堪學把鋤二者即今皆未具教吾歸去却何如

看英韶山石

千年一遇舜南巡山獻祥雲水獻珍后土別無堪効意

百般裝出玉嶙峋
參天韶石有餘奇臣視金精吏武夷鴈蕩天台疑可僕
瞿塘灎澦得非雌
中都寄廣東提幹彭元忠
舜峯蟲鳥亂號呼猶是簫韶節奏餘入耳雖歸哦詠裏
收心更聽寂寥初
君到韶如杜到夔新功不比舊鑪鎚磨礱詩律如韶律
未必知音有仲尼

同年同郡更同官無適非同况歲寒最是西湖好同賞
却將先後到長安
十期九度自參差彼此無辭可遂非投老江西沙石畔
鷗盟不請更相違
城狐
憑高負固恣為妖自謂身安物莫摇燻灌幸人俱有忌
不知鷹犬不相饒
張彥容病未安却問余病就報之

誤把維摩作病看不知自欠起羸尫慇懃浪說安心法將取心來與汝安

彭澄之告以卜築佐之一緡一石二絶句以為親舊倡

今難復用古槽巢頭上猶須葢把茅金屋少為書所紿數椽新擬卜西郊

家無儲粟況無錢佐費吾其以義先一石一緡未為厚量渠背負與腰纏

代董華卿以茸廬無力告於親舊間

敗屋猶餘茅不多其如凌雨震風何破誰一部慳貪相還我數間安樂窩

辟穀無方强忍貧今難於忍以情陳不反君眼青為白可使吾廬故作新

儒家子劉宗慶發披戴願贈二絶句俾籍以謁樂於成人之美者

走俗何如學步虛出家猶欠護身符憑誰成就奇男子

徑句歸扠大丈夫

未得黄冠換白襴不妨持鉢乞檀間要還少室山人願須破多金長者慳

羅子琳謁趙香山得錢十緡米三石意若未滿以詩見報為賦四絶

廣文鄭子槀雖枵司業蘇君惠巳饒未到多多堪塞屋也須僅僅得纒腰

魯公乞米出於真邂逅周瑜慷慨人借謂囊猶未為褧

懸知甑已不生塵

多金長者未嘗慳豈獨於君故作艱但道歸囊尚羞澀

安知不判給銅山

主人長念客鳴腸况復花封是稻鄉指廩何疑猶出手

歸艘豈患不連檣

有售畫于予令作楊柳黄鸝池塘萱草既成可

襯用隨題賦二絶句

尋常鸎在柳間鳴嬌色嬌聲兩盡情兹狃爾嬌明弄色

殆銜何恨暗吞聲

一段池塘萱草奇其形便畫理便詩到離形處畫之妙詩妙更無形可離

西蜀泉上人久留中都

佛出西方打底州西方何用更東遊騎驢莫説尋驢事辦取工夫一轉頭

擔水人家旦過寮騎牛來看浙江潮相逢便説三生話不管人嫌舌太饒

特地東遊訪祖師東人占了鉢和衣幸餘隻履為心印猶在西方可急歸

閤皂山道士晏時中過我南浦久之告歸

忘家未足更忘形散鶴孤雲跡不停三楚江山心未飽七閩泉石眼初醒

孟陽風月小彌明猶子于今有典型已得旌陽傳道妙猶從彭澤乞詩靈

客裏相逢天一涯吾歸未得羨君回閩山荔子量分去

庾嶺梅花剩寄來

贈玉牒道人

神融氣會李淳風收拾乾坤風鑒中莫怪人前言者中何逃物外眼之空

過情君勿許遷除屈指吾年六十餘晚景固猶多暇日全工僅可了殘書

立春日

羯鼓催春春尚回況公夜擁軟紅灰五更温厚東南氣

煦煦妓圍深處來

疎山

草徑蜿蜒十里閑雲闊若在畫圖看萬松容翠地無影

一水長清天自寒

遣興

開窻擘鏡岸烏紗歲月崢嶸任物華觸事輒灰心裏火

看書徒盎眼中花

直上衝天髮欲蚪斜飛控地鬢還彪目中已決行藏策

贏得從今不倚樓

壬戌二月十九日都巡李叔永躬按酒課于會田市二十八日聞余且至還家若相避然賦三絕

臨卭界裏杏花村戲著家人犢鼻裩試問長卿躬滌器何如作賦獻金門

宜城桑落有堪沽三百青銅豈是無不飲桃花不相笑桃花知道欠當壚

主人來叱麯車回客子涎流口欲開阮籍已收青眼去陶潛休望白衣來

山谷詩集有題淨因寺壁二絶句未知寺在何處甲子秋余遊富陽妙山之淨因寺用次山谷韻書以遺寺僧如智

三面稚松爭短長西偏老竹絶炎涼千尋以上有秋色十畝之間無夕陽

迂路遊山信愛山偷閒疑未是真閒煙霞謝事其容傲

猨鶴知機也意閑

校藝排號次成二絶呈元輔

坡老不期遺李廌歐公猶誤取劉暉點頭道有朱衣吏
今古相傳未必非

明日譙樓榜已開網疎寧免有遺才諸生莫作冬烘看
二老曾經眊矂来

緣督集卷十

宋 曾丰 撰

頌

紹興淳熙兩朝内禪頌并序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子高宗皇帝有詔内禪淳熙十有六年二月壬戌壽皇聖帝有詔内禪百官萬姓驚喜相與言堯舜以前禪無聞也堯舜以後至五代間有之求得其正則數千年不一見焉

今兩朝垂三十年内禪至再以父子繼體之親為堯舜超世之舉寔社稷無疆之休中外莫大之慶臣惟堯八十九歲禪于舜高宗之禪與堯等而蚤於堯三十三歲舜九十六歲禪于禹壽皇之禪與舜等而蚤於舜亦三十三歲舜之禪視堯後七歲壽皇之禪視高宗亦後七歲猗歟都哉亘千萬世莫之及矣父堯而子舜其位俱禪一可頌也其禪俱蚤二可頌也蚤於堯舜俱三十三歲三可頌也

先後與堯舜俱七歳四可頌也堯舜禪于賢
而已兩朝俱得聖子而禪之五可頌也臣誠
歡誠抃頓首頓首敬為頌其詞曰
維堯則天與天同大俯視九州細於一介挈以畀舜超
然自邁維舜則堯與堯同高俯視四海細於一毫挈以
畀禹熙然自陶堯舜之禪允矣嘉躅若稽厥齡或耄攸
趣洪惟高宗纔五十六遽行堯事有斷于獨洪惟壽皇
纔六十三遽行舜事不謀于僉耒倦于勤先養其恬功

成身退道與天參聖人視天遞退遞進進退俱休堯舜之運於赫兩朝德宏業峻銖較寸量寧啻堯舜堯七十六治水云初咨岳試鯀不遑寧居高宗時則斯慶壽餘久與道息心實若虛舜六十三即眞云始咨岳相禹不遑寧止壽皇時則斯巽位已新與道休心豁若洗凡退政幾等謂大徹此退之蚤彼退之遲遲容可及蚤孰踰斯凡傳國璽等謂大儆彼傳之賢此傳之子賢容可求子孰獲只傳子若賢一出於天天固與子尤人所便便

而遂者榮具慶全退聖若暹一關於數數固與聖尤人所慕慕而得之榮全慶具聖於堯舜三十三年獨不一後獨不一先兩時脗合時適自然舜後於堯七嵗而禪胡為爾稽匪有攸戀不欲與堯匹休齊善壽皇禪意盖與舜俱所後七年匪跡是拘不期而同自然之符高宗禪時久暘忽雨雨應云何恩洽以溥壽皇禪時久雨忽暘暘應云何德輝以光得天之應誕彰孔盛新皇丕承合為三聖用牲于廟靡靈弗歆式昭新皇上合天心決

政于堂靡懷弗暢式昭新皇下符人望天人同歸欲逃莫從雖父傳子亶為至公漢唐豈無揖遜之主非出本心未為盛舉猗三聖君亶堯舜禹三聖一家累洽重華前未之有後無以加小臣獻頌大而非夸

修文立武頌并序

斌哉頌瓊公宋宗室魏邸也上又為文上與上同尚也又治也止戈為武戈射也楚子曰止戈為武未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非戈比止戈則弋可知以遨效焉慶元五年西黎謂臨高黎寇邊

擁彼鬭矢攖吾控弦害其衂矣曾是罔悛明年公來遡所以然曰不在彼此失其紀我其紀之禮義廉恥表是國都形于田里驕驕者駠垝垝(居毀切)者峙黎莫闚公筞詘技窮(黎技尤長於弓矢)直東南黎(南謂澄邁黎東謂樂會黎)歸我疆封迺乘其會俠降乞容(四月丁未西黎讋至五月師還而黎遁六月丁亥南黎降丁酉東黎降七月庚午西黎降)惠然懬(音曠)然與之大同此頌之所為作也(公於三黎挐所侵地降之二月築堂曰歸疆翼以亭曰修文立)

武歸疆自修文立武出文修武立之效變夷為華歸疆效之一爾故不書其詞曰

斌哉公兮丁黎捂兮反自摘兮亶元后天覆無我若汝兮董爾僚釐吾天序兮九法筏筏勃其豎兮誰又我䚠渠語切兮爾校傳相謹勿闌而觥胡官切箭器也兮勿闖于委切闚也而鞬居言切藏弓矢器兮勿闓而簍力甫落侯二切車弓籠也韔鞁楚崖楚加切箭室也韊力丹切藏弩矢服也兮公上我邦之乂以止我校之弋逡其虎賁以自嬰兮謂師還也

斌哉公兮丁黎狺兮反自揗食閏切磨也兮亶元老地載無

我若人兮麾爾校迪吾天倫兮三綱几几廩其儆直珍切列也兮誰又我闠匹賓切爭亂也兮爾黎傳相告勿攄而羈徒木反弓衣也兮勿抉而箙抉福切矢器也兮勿掀而鞬輓無願切車也隔五責切束弓弩籙音祿箭室兮校上我師之又以止彼黎之弋逶其螘潰以自窒兮謂黎適也

斌哉公兮丁黎羻於僞切羊相羻羻兮反自揆兮亶元戎海涵無我若爾兮格爾黎瘖吾天理兮五常炳炳劫其履兮誰又我觝兮吾伍傳相號勿神岌兮勿緷充善切緷帶也而

轑力道切兮勿紆而翳於計切〈弓矢器〉　䡋轂徒木切　纍兮黎自上其車輻也　又而自迋其往切其虵附以自陶兮謂黎降也止其弋逛走貌

修文立武三章章七句三章章五句

表

代但大夫自廣東憲除廣西漕又易廣東漕到任謝表

讞獄無功駁被將輸之命捫私未便叨叨易地之恩靜省非材多慚不稱臣中謝伏念臣少時學問雅志事為

中濫專城精爽徒迷於簿領晚充煩使驅馳浸耗其聰明僅能逃不職之愆豈復有可資之策茲令飛鞔孰誤選掄恭惟皇帝陛下身已致平慮不忘遠急嶺表之蒙惠為計臺而擇人南方事體之同雖二廣奚分於輕重東部土風之異謂小臣幸稔其淳漓度策馬而將西俾改轅而復舊寵榮至渥報塞實難臣敢不周視斂豐謹權取予賦以馭其用寧無遺給餉之謀道御之而王要不負愛民之意

代廣東漕賀會慶節表

小春協氣儲為生啓之祥薄海驩心競起祝堯之敬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建是皇極同乎大通推四海之寵恩已涵動植享萬年之景命未答憂勤長興蓬壺不老者俱始㴸臣子無窮之願臣叨縻將漕阻往奉觴側耳聞韶跡莫陪於獸舞仰天見日心不異於葵傾

代廣東常平賀會慶節表

十月小春爰啓誕彌之節千秋嘉會聿修於赫之儀四

海臣隣一心詠頌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懋明大德昭
嗣丕圖聖度涵洪五兵不試天衷簡靜萬物莫干其源
一根乎仁於理固得乎壽臣叨司倉廩邈在海瀕搢笏
稱觴阻聽大韶之奏擡頭見日同伸中嶽之呼

廣東漕移廣西謝上表

委節從天將輸東部疏恩易地飛餉西陲等是處以嶠
南得之出於望外可謂之幸孰酬所私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御衆以寬使人也器曲取踐更之熟輕分臨遣之

華祇服寵榮誓鞭罷鈍先及期而度嶺後聞命而改轅纔至九韶覲民風之未審亟趨五管宣德意之有休凡課田租一資兵糗他寧之用斷勿横征無郊不閣宿逋有詔宜寛新賦人民受賜已諧足食之謀臣子報君更盡裕農之職

知德慶府到任謝表

臺閣騰章言堪試郡冕旒委聽詔使牧民非以常法與焉實爲誤恩可也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南縣粤

壤中介晉康山川勢壓於兖州蘊藏王氣天地意歸於高廟開闢潛藩大運為之復昌土風賴以增重誰其可守臣也何人少竊儒科學未足以充其志六更吏職拙奚事乎將以勤一點幽而退巡復使過則知勉惟道自融與天相似其捐一萬戶無德色所給二千石何容心禄厚難酬敢為不事事者民淳易治可以無為為之政教行於當然農桑勸則足矣拔貳為長若為稱乾坤之私化頑成仁其或塞宵旰之望他無易此終不替初

啓

代賀范參政自建康得祠啓

久圖均佚累疏叩祈天聰優隆曲遂石湖之樂琳宫清邃雅宜朝蹟之收數出頗勞一閒併儧恭惟某官肯輕亞相留護陪京一心久空萬物俱厭口飫鼎食迺憶一瓢之清足瓜沙隄反思三徑之適投紱似疑沽矯謁祠庶免犯嬀九重重發而未俞再四力請而不已胡爾獲命豁然慰懷殆陶朱五湖之遊家聲不容墜而賀監一

曲之勝心賞未及酬試賦歸歟聊寬憩只日對奎畫之
揭神與筆俱如聞玉音之褒喜隨賜發比之當國倍以
為榮某辱知最深占賀敢畧東坡之詩嘗和固不虛昭
回下飾之光西竿之跡猶存更可續濃淡相宜之句嗣
有召節恐無餘工

賀江西提刑馬少卿上任啓

肅擁使華疾趨臺治由重湖入五嶺始疑去國之愈遙
自瀕海出大江令覺還朝之漸近笑開神觀歡動門闌

竊以民莫頑於江西訟尤健於天下黼座參祖宗之制憲章雜文武之臣所以分平反之勞庶乎鮮寃濫之失人不同其向背事未免於是非比歲廟堂主張專任之說諸州牒牘責辦獨員之功按之三尺則密處或流於吹毛斷以六經則恕中或至於漏網必於道與法而不悖非以儒飾吏而莫能恭惟某官以不凡之資為有用之學負才多而知已少擢第早而立朝遲守多移于窮誰似彌窮而彌守剛太過則折獨能益折而益剛初焉恥

事於詭隨久則養成其定力浮榮莫動處九棘不殊於二松大事敢爭視三台無異於一介要不違於斯志與無負於吾君升沉兩相忘了無汲直後來居上之姤中外俱自得安有蕭生雅意在朝之貪一出十年連持四節將漕已勞於歲月詳刑何止於再三豈以珥筆之吳人甚於好劍之楚俗圜扉草鞠前功已表其人為貫索星沉後驗更期於天應二百年國家之滲漉十一郡收守之拊摩道院之風未渝惠文之事可掃想故國於高

臺之上畧為東坡而拂塵望長安於落日之西遄歸北極而奏効此懷姑置吾道益尊某入幕已榮受廛尤幸聾瞽敢輸其聞見濁清當勇於激揚與其惟小是懲寧若自大者始區區鷄肋不足浼尊拳之施犖犖盤根何當觀利器之發愛甚為之忘分頌終所以致規

通新除江西漕林大著啓

觀風報成得命易節久輸嶺表遺愛與南溟之水而俱深還按江西和氣隨大庾之春而同出先聲讙莫之禁

後進喜至于狂恭惟某官雖鍾委和猶力攻苦學所致
者自不欺其室積至于通神明養之浩然充無餒之心
直可以塞天地視六經猶為土苴輕萬物豈翅鴻毛彼
雷同之科名與平入之官爵疑若浼我初未始屑就焉
自然逼身有不容却去者甘在常調殆將終身驟然置
之通班恬若出于固有攬蓬萊之勝殊不肯自驕幹山
海之饒亦未嘗或猒清邪濁邪無擇遠者大者可知今
猶為十一州而來少亦有千萬人之活某心所望者大

喜焉倍于常逢人輙談同輩交賀長卿使巴蜀幸得為縣令為道左之迎劉晏漕江淮寧不少士人為門下之客

通安撫程給事啓

輟自近班來為連帥鎮撫南國山河本重而復增奔趨下風雲霧未披而已快敢泌修敬先寫願言恭惟某官揉毫歸於純臨大視以細自筮仕之榮而厠朝列崇卑一聽自然以塗歸之氣而代王言褒貶孰非至當所施

皆可以法其用豈比於常執政猶虛偃藩似左居今國勢南昌控江西之衝閲舊廷紳上意勝門下也厚雖臯陶未相末宜離舜右然汲黯不出不足重淮陽假之節旄慰彼癃稺下車餘半載日淺恩深出教數十條言近意遠凡肯建明者若出遊戲然不知緒餘之成皆自眞積而發少須晩業當更混成某氣以涉世而平心之厭官也久自幼多病百苦皆攻筆研固所便與時少諧一丘可老耰鋤非其志與其塗足寧若折腰簿書有時閒

燈火不敢廢勲業由命幸而成未必幸而傳文章在人可以覯獨不可以久度力所能者隨宜而立焉徒自鞭成竟誰印可所媿未工而敢獻其他非面則莫啇二松不足哦猶竊誦東坡鬱孤臺之作孤鶩有餘興何當從閣公滕王閣之遊一語偶然相投百懐可以續告

謝漕使蘇大卿京狀啓

蒙恩易節為國搜賢胄次素有權衡初疑不茍江西豈無人物首及非才正茲闕一而足之豈比循常所薦者

分睽道合施重身輕竊以士得一命之榮類萌寸進之
念自讀書而取科第平生事始得半之無憂以選調而
改京官故舉主必求全而後可稍稍參差於是往往僥
倖也難須得職司始應銓格常員有缺猶可泛求大狀
不圓復何從得況今且速代者雖巧殆將間誰日程計
已無多機會間不容髮儻更一跌又遲幾年美事少至
於十分故仕不榮於賀上而榮於賀下大功常廢於一
二故恩不重於成始而重於成終非長者為之動心幾

茫然無所措手伏遇某官心雖泛應物實少投以家傳之文章鑒世文章工拙難揜移自得之學術探人學術淺深莫逃二端俱造至高餘事蓋不足辯庸非以唐虞三代公卿所建不出於鄒魯諸公磋切之精於焉擇士以報君必也加意而致謹借難求備未嘗以周孔顏曾而責之姑且酌中要得夫荀揚韓柳斯可矣有如某者養未到熟豪猶欠磨徒求師於公穀未得春秋之妙空慕名於馬班豈及風雅之純語其有志則誠然襃之不

情則太甚偶爾値喜機之動忘其為溢美之多薦周子於榻前恐似出東坡居士之誤出歐公之門下當增我南豐先生之光彼此以道相從施報

又通漕使蘇大卿啓

肅將上指榮按南州風聲從閩嶠而來江山為之動色士氣喜顔濵之後冠帶至於生光況是寒蹤又其屬吏其為幸也豈比泛然恭惟某官禀初異常生更得地眉為西蜀之秀氣所鍾人人皆清岷据大江之源士之學

往往有本矧厥世閥蔚乎文宗父兄每談耳目俱滿自童至壯氣習若出於性成推己及人家傳乃為乎世用留中籍甚補外恬然天下如彼其寬江西豈公所擇雅惟先德散在諸州贛上之古詩數篇筆蹤綴石面而未泯鐫陽之雜著一集手澤落民間而或存上於厥祖之風尤敬焉令以其孫而使亦寵矣覲風容有暇訪舊不亦榮物外得其遺文公餘可以適目用其孫猶用其祖當有以報上之知睹其跡如睹其容豈不慰奉先之念

共扶此道要得其人某無謀而窮有志於古質之師友文章惟兩漢之歸揣其門庭法度自三蘇而入未全成就猶少規磨兹者遇其雲來庶乎得以印證魏謩視鄭公風烈則不減行佐唐宗孔伋得尼父中庸而未傳願為孟子至於其職非此所陳

通贛州趙守啓

久用仰高始逢補外慶源宏演分天上近派之清治境恢雄据江西上遊之勝人地幸而俱重軍民可以同休

恭惟某官雖名王孫其實士類詩書氣習豈肥馬輕裘之可遷枯淡家風有布衣韋帶所難處物莫搖所養才可立於時猶為格拘肯以符出訪避秦之仙客恐桃花水肥而不行閩度嶺之詩人喜梅蘂風清而可挹遂移武陵之步來探大庾之春稍餘燕間有足酧酢收而藏之胷次時以散於民間使千里無非東風庶九重少寬南顧某殘秩未滿餘麻足依臭味或者相投喜歡至於欲舞章貢景物豈不美且賡東坡微霰之篇崆峒道機

猶有餘留對黄帝下風之問

賀贛守莫郎中啓

榮驅節旄出偃藩屏方當郊迓春已塞於行李之中不待政成人皆信於下車之始更遲數月必有偉觀竊以古無不可為之州世所未易得者守惟今之贛蓋迫於蠻江西嶺南之交地無乃惡風聲氣習之舊頑不可鐫粤自五季以來凡遭幾變于此或者為之深慮至於鎮以重兵聽軍與民交相為市使酒尚氣動輙殺人緩之

則長姦急之則召亂殆若為處貴於適中然非更歷也多其能劑量乎否上所遴選得之誠難其官禀天之和養氣以直入官雖丞不以最吏部而遽休嗜古益堅終之第太常而莫禦盡歸持槖猶出專城夫初試已有餘功則再為蓋不足道第閒縣吏狃前政之寛而猶欺故使齊民處太平之日而或怨所望於公者當有以處之至於兩得其歡必也壹歸諸理或權其用非治吏其何以活民但持此心雖為郡亦所以報國等之而上廣是

以充其嘗快即溫更陪閒喜遽爾廾沉之異歸于義命則安夫令所言豈舊敢叙但願以萬言之對且施民間庶可推千里之恩以及天下

賀丘檢詳自平江移帥紹興啓

一從違遠兩拜詔除移顓千里之吳鎮拊之手再展而益熟擢殿十連之越按臨之蹤重訪則尤榮輔郡得人上京增重粵從圖志之上夷攷會稽之初由禹得名至勾踐遂為强國自秦置郡逮紹興始號陪都以府易州

其守為牧皆所以重一路之託又從而壯中朝之觀三軍寄命於元戎萬里托生於剌史上之謀帥常患才難令乃得賢斯與地稱恭惟某官以遺經之學收異等之科魏弱翁立朝而斥權臣呂步舒出使而斷獄事胷中衡鑒莫非以筆削權吾是非天下搢紳孰不視進退為道消長奚方續章應物之集又復綰朱買臣之章豈藩責之不輕而輿望之難塞與其他選敏手不免於眼生寧若公來先聲已使其心服天睠未為不厚鵬程無謂

猶迂況威愛之兩全蓋軍民所素信令下莫之扞格政成可以春容臥聽鼓角之聲疑從地下行視山川之色覺在鏡中蓬萊閣已似為瀛洲之符錢塘江豈能作弱水之隔某銜恩未報贊喜可知乘車馬以來迎悵阻覿長安之庇以春秋而具對行歸直承明之廬

賀呂憲使移帥揚州啓

肅奉恩綸榮遷帥閫片言折獄百城之囹圄方空十國為連夾道之旌牙遠擁凡託帡幪之下共歸鼓舞之中

況曾沐於鴻私葢不勝其雀躍恭惟某官夙儲士望游歷官途初入綴於星郎俄出分於漕計錢流淌地茲纔露豹之一斑草鞠圄扉稍見解牛之餘刃會攝居於屏翰爰大簡於車徒悅以使人衆皆賈勇軍容入國愕眙衆觀朝論歸功密簡天聽用是寵聯於内直忽焉擢起於外臺閫南萬里江山方欲入公之詩句淮右數州草木如何奪我之春風雖易地則皆然奈戀軒之不忍慭正東郊之尹行寛北顧之憂為國藩垣要使西人知有

小范老傳家衣鉢誰云南渡無復大申公某拭目觀光披情賛喜徒壓三沐莫頌萬分

上黄叅政啓

才自擢第即為閒人初試南宫藏遠業于揮染之下近登東府開太平于燮調之初貪緣幸茲及識焉嘗試誦所欲言者竊以本朝所重進士之科空占甲封一時為天下之冠最宜亞選終久結宸衷之知遡搜遺編追數前輩韓魏王之事業是為漢伊周王荊公之文章得非

唐韓柳雖非建明者異要之遭遇則均由南渡積至于今惟申公踵嗣其美其他聞見所在詭隨茲蓋恭惟某官熏酣已成磨切不廢今推律已之道上以格君之心潛為國謀泰山不維而自固外聳朝望猛虎未哮而已威處是政機異乎言路鷹鸇逐雀一毫不藏滄海納汙萬頃無底夫今豈庆夫昔所行各隨所宜轉移之妙至於斯通變之學固然耳某幾為書誤屢與時隨有禄奉甘未忘攻苦平生筆研半為江山惟憲宗任度未有詩

而宣帝得賢猶次頌一夔一禼幸免追慶歷之蹤三沐
三薰當爲試俎徠之墨

賀周知院拜樞密使啓

顯陞樞極榮等宰衡初詔宣麻俱料明公之拜少頃聞
報果如輿論所期士民交歡軍國增重恭惟某官人望
已久主知更深惟其恬不肯前是以貴猶差晚翰林盤
薄文章特其緒餘政府舂容事業出於遊戲天下已名
兩絕胄中未動一毫處之如常上所加敬肆移樞管陰

闔陽開而萬物莫知密擁帝車乾旋坤轉而四時不忒斯謂經遠若為酬勞爰增使命之華蓋示兵機之重遭時習治問甲少至於廟堂先事折衝運籌可廢於帷幄上意不特在此中原豈容寘之某賀不欲諛規寧犯僭未肯薦韓淮陰而取楚直作蕭何猶當信趙充國之守羌姑為魏相二願儻不償一終心得無愧初兹其勉之乃所望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緣督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劉堦

緣督集卷十一

宋 曾丰 撰

啓

轉官謝丞相啓

招致煩言豉除散吏歸家引咎猶虞司敗之深文積日計勞豈謂考功之浪許秩增者一事反其常其得而不驚乎所慚者非據爾竊以古之宰邑職曰字民用度無濫門稅租有奚矩畀田授地僅什一之征供吏給徒能

幾何之費惟厚予而薄取故少毀而多譽屬者縣家之難甚哉財計之重月輸郡帑寧容差緩於崇朝季撥漕儲不許少遲其泆浣均泛用於有常之外取羨數於已足之餘牵而辦頻年新賦之粗登甚者責累政宿逋之併償上駁下不寧於束濕孰敢它辭畀扣尊何啻於探湯安能自愬媮塞目前之責寖招李下之嫌輕信浮言勇行成按諸公非善回天者一敗豈免掃地耶莫之苟逃何以平進茲盖伏遇某官學融上達識會大通一於好惡之偏

詞參以是非之至理偶然詿誤獨不與故犯殊或者詆訶得無從私意出一怛動衷之莫禦百端致曲而不辭先裁以中始白於上暴勝立威之酷直期鑠金蕭何用法之寬曲賜全璧了知漢網之闊一出伊衡之平成始成終吾君吾相㫒敢不勉尸清淨恭贊明良三沐三薰華封人孰盡祝尭之意一飲一啄王仲淹何敢忘孔之恩不至喪元未論報本

赴廣倅上端直閣啟

散職歸休誤恩起廢一行作吏半剌雖未為畢十國為連元戎顧猶在上上下所存名分然也起居之缺禮文可辛將以斐然致其敬止恭惟其官為質也敏得天之全切磋琢磨不煩師友之力視聽言動能著聖賢之功學問成而器識隨之聲名出則人望歸矣得官未稱其德為政不專以才推此一心所事循吏傳之事形諸千里其民華胥國之民舉嚴陵之政聲合婺女之鄉謇朝發衆口夕聞九天詔除漢郎自有典故擬議廣師它無

老成十四州安得以自伸二千石又從而相屈堅持一
靜坐鎮百浮但凝清香而飲醇酎不治而治餘尚何求
元功之功自可不朽某決科餘三紀改秩十七年負則
如初悔之似晚耕焉之謀以仕焉而廢差毫繆千薦者
之力比接者則輕進寸退尺又抗塵容而出下策三城
水陸征租之入八邑軍民口體之須孰非長者所能為
何庸闒決未必丞哉之不負有幸依栖倚高門如未至
何奉急詔恐遄歸爾猶及署姓名於紙尾何當効筆硯

於公餘狄青還奏粤功南海一澄而終晏宋璟入爲唐相巨川初濟而已恬併作頌聲永爲口實

謝五府堂除廣東運幹啟

改秩銓曹初心未遂充員漕幕一飽有涯況適及期而便即禄較其名此視彼則不及揆以實得償失而有餘欣然下拜受之可以藉手歸矣夫惟吏部之立法其責選人也過詳舉主之員猶未全固許赴調京官之闕不容入徒生羡心彼蓋有司吾其何怔身爲天子之宰相

職事非與它同手握人物之權衡恩施可自己出營營失意者往往歸身焉甲者求高外焉句內朝論儻無不允人才安得有淹或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各自有見則甲可乙否彼非此是居多不同雖知其資所當然猶牽於勢而姑已矧兹蹴等而有請疑若涉嫌而難從偶諸公獨不二三其言在今日豈非萬一之遇恭惟某官從初力學慕古大臣誠以反身與物未接而已信推而秉政同官不調而自諧每發抑揚官吏之機皆符中外搢

紳之論須賢之劾乃至此孤寒所蒙何幸邪有如疎庸未遽斥絶翻以筆研之末技信其胷中輙收馬牛之踐蹤置之門下豈謂表裏所該無異道不容清明之世有遺才爐鞴一施饑寒俱免非以法予以人予似出大造無私之私未為官謀為禄謀實為小吏不幸之幸感深語淺恩重身輕不至糜捐未論報塞

通廣東漕使黄監簿啟

久勞鎮拊遄擢轉輸便道之官咫尺入潮陽之路涓辰

視事須臾回嶺表之春山嶽動揺軍民鼓舞恭惟某官
學得師友志為聖賢蚤擅科名氣習猶如攻苦之舊
亟登朝列聲容不改抗塵之初方快奮揚遽聞恬退謂
得州亦可行志雖去國何嘗介懷由來清漳凡幾太守
獨爾冦恂之借留一年餘信乎召伯之思自今日始榮
陞一節馳授百城茲秉軺傳而來廼過侯藩之舊江山
草木迎送改觀父老兒童見聞失喜來慰已恨其暮詔
歸復疑其遄顧偏方之計孰愈於上京而重内之人奚

容於久外其官不辭卑遊難避遠一充臺掾兩易歲華豈圖滿考之將書而獲大賢之是託雖百勤不補其一拙然終事敢渝其初心轉漕關中絶生安有為蕭相國之助羅致幕下烏公幸毋厭石處士之留

迎廣東運使坦大夫啟

讞獄奏功疏恩易漕方驚西部奪我東風忽降新綸還公舊治車旆始行而遽返士民才送而又迎其為懽忻甚至鼓舞竊以粤嶠雖分於兩道計臺皆主以獨員編

戶農桑地僅一十四州之廣歲課出納錢幾五十萬緡而贏朒惟其斂少而散多是以易虛而難實由鈔法既更之後失鹾司所助之常慶典之恩既罩丁租之數又減歲事中熟有無猶可以通融民間水饑上下必至於窘束與其臨事巧營而旋救寧若先期啬用而謹防聖賢不易之言今古難行之事非有學力孰塞奬源恭惟其官負抱渾涵薰陶成熟守潯陽之土不以五馬為榮而以千里為憂觀嶺表之風不以四壯為勞而以列城為

念無事不以聞於上有功未始動其中廟堂相知恩數
自異既徙官而增秩又移節而將輸豈其負才而難遺
亦以知道而可用大學之義足用不廢於生財君子之
心愛人莫先於節用粤自洙泗已有此學公從伊洛而
得其傳號為老成非徒知取而知予深識大體不至傷
惠而傷廉使夫小試其胷中可以大蘇於廣右會上引
嫌之疏遂膺就便之除人情以前而信令天意移彼而
惠此某一從度嶺便欲掃門受知未得所依聞命不勝

其喜可傾方寸不出淶旬大夫未出疆望使華之不遠下士已執贄迎騎氣而敢遲

通坦提刑啟

氣應三陽清流道長身將一節荒服春回融為嶺嶠之和斂作門閭之喜恭惟某官業履修大聲容煦温自載笑載言而充之莫非仁氣凡一州一路所感者孰不東風萬口合詞千秋為祝家人燕集忻懽滿引於椒花君子泰通超拔上連於茅茹其可為慶所未易言

代坦運使到任謝兩丞相啟

誤命將輸亟上引嫌之請公朝從欲尋疏易地之榮未出舊封已祗踐事雖便而濫式欣且懃伏念某生賦下材少從末學師友之功尚淺幸獲入官州縣之職備嘗僅能逃責晋叨讞獄政負空餐姑句奉祠敢圖移節況飛輓夥繁之任非伎能緜薄所堪醝法中更二廣之儲令已貧於曩農田小熟常租之入東猶愈於西茲蒙以易而易難遂得避勞而就佚老矣何幸恩焉有歸伏遇

其官學到太初道包羣有調元而一元正五風十雨皆得其時宰物而萬物平大鵬尺鷃各安於分遥憐嶺表遴選計臣一闡孤跡之未安雨與更除而弗厭衣朱公之繡官居難近於私居回墨子之車故部尤諳於新部暑月獲將迎之順暮年免奔走之勞一舉而數利集焉大造於遠人厚矣某敢不勉効尺寸規酬萬分轉漕闕中尚當儆鄰侯給軍糧之策通量歲杪要少副冢宰制國用之心

代坦運使到任謝樞使啟

誤恩將漕抗疏引嫌便道改除回車視事榮有餘而似濫喜不足以蓋慙伏念某學未及成貧不免出一入州縣簿領沓來而相尋回視燈窻詩書幾至於高閣更時閲歲覺壯成衰晉領平反屢逃曠斥敢圖移節而暫飛芻南方鹽法之吏揆之計額而少損東部户編之狹加以丁租之盡蠲問奚費則自如非長才而孰辦付之老拙豈謂往來熟而利害詳將以廉勤或恐取予公而出

內吝恩歸造化事出吹噓伏遇某官命世真儒清朝亞
相樞極久歸於掌握璿璣獨斡於胷襟控制百戎山嶽
不動而事定品題多士權衡無心而物平致使寒蹤例
塵公選西臺已拜松楸偶在而可疑故治未離繡斧雖
更而何厭晚景免疲於轉徙炎天省力於將迎新舊之
交公私皆便所施厚甚何以稱之某敢不周視歉豐謹
權出入雖無求於贏羡要靡缺其經常甲兵不問於廟
堂已登平治軍餉猶飛於函洛豈憚驅馳惟誓縻捐庶

幾報塞

代坦運使到任謝楊撿詳啟

將西廣之輸援私嫌而有請易東隅之命秉便道而不勞雖化鈞甄録之公亦樞掾奬提之賜得之逾分處若為顔伏念某奮跡儒科挍名官牒資格未離於州縣由緑得緋聰明已耗於簿書覺班成白讞獄方慙於臨遣句祠豈意於遷除緊外計之非輕況僑居之不便懐疑無措忽拜新綸擬足未前復為故部其為便順之甚所

愧僥踰之多雖降自天寧無為地伏遇某官受質已粹加功更深論著六經洗空百氏傳注之學策陳千慮壓倒三篇天人之言文行之高公卿所重兩膺嚴召俱拜偉除持節觀風山嶽動揺而氣懾握蘭奏事星辰辟易而芒寒贊襄宥密之功假借齒牙之論故令遲頓亦竊光華某敢不疾鞭其罷圖稱所skip終恐伎能之短全資契誼之高王勃在前已幸平反之無失范蠡主内仍欣飛輓之有依

代坦運使通新除提鹽譚太博啓

專城奏効一節陞華極目南中雖故在部封之内乘軺東下乃新還臺治之初公朝尤遴於選人全廣遂爲之增重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奇人刻苦燈窻專而且久討論經史博矣又精發爲文章妙到古始遠而昌黎近而坡老筆端可與之後先大則文獻小則襄公忠槩當處以季孟四公遺跡五嶺殊尤既具全能自應大用一收朝蹟多望國子先生之還四播名音尚甘繡衣使

者之拜豈醍事既更於近制而利權難假於常人輟此老儒鎮時浮議少需事定即詔公歸其嘗幸親賢喜將同事飛芻責海均為出內之攸司移粟乞醢尚頼有無之相濟

通都提舉譚太博啟

名節及門趣裝上道詔留嶺表雖阻蓬島之清遊寵拜皇華亦為桑梓之盛事方當變法之後又適遷臺之初使者得人士夫增氣郵音所至喜色攸同竊以責海為

鹽生民通用浸浸豪强之用事紛紛鼓扇而為姦齊集其私主持以吏秦防其盜運載以兵漢室懲獘而張官魏人建言而置使攷唐遺術比古益精榷端雖發於琦課最迺成於晏大農會計增入十倍之錢末歲通量實當大半之賦雖若有益於國多矣謂之不奪於民得乎初焉出於因陋而為之久則視以為常而加甚官販官鬻侵漁市價而獨擅利源計租計丁抑配農家而重為蠹本物窮必反道變斯通推行固要人之有才職守尤

嫌名之不正顧今天下皆隷常平唯是嶠南近繞更始去其兼者所以專其任表以都者所以大厥稱移司蒼梧用控全廣事勢須首尾之應屬官為東西之分物論間疑其非難揺國是詔書大勇於發正藉人收付以四十二州之重權出於二三公之精鑒恭惟某官資拔物表學窮氣初渾渾先秦之文章凛凛後漢之氣節澹菴渡海獨與從遊連帥還朝首先薦名有以結兩公之好知其為特立之人苦遭當道之豺甘作退飛之鷁普寧

之治聲方著侍從之䂊論又陳非賴粤人孰諳粤人之肥瘠不資朝士莫酌朝論而從違兩端皆全五嶺希有獨惟門下卓在選中方報賜環踵聞持節嚴夫子懷土光生友壻之門朱買臣歸鄉喜動故人之色人皆羨只公獨晏如雖姑假途寧微旬浹之欵曲肯畧温席試發生平之討論近功有以權之遠業於是卜矣其濫聯末至之客欣拜先驅之塵嘗識江南之風流要從名下而即可蜚蓬蹤跡猶幸遇國子韓先生於八千里之餘汗

簡馨名何當繼曲江張相國於五百年之後僉所期望亟其勉旃

賀坦提刑轉官啟

黼坐攷功繡衣增秩元康大夫之爵聊復償勞直指使者之風愈為增重蒸出兩眉之喜散為一路之春恭惟某官平生所行一出於學直從起居飲食而始次第用功推至進退升沉之間率常任理幾書奏最一節詳刑平反未嘗以為功全活無意於望報計日計月之事非

公本心懋賞懋官之恩有國常制姑事循進尚淹老成或謂年老之遷殆為驛召之漸一朝而上百志以酬其淺學辱知之深愁顔聞報而喜身登八使一官何足以為榮賞及近功遠業可知其得蹺足深賀者姑少遲之

賀廣東提刑坦大夫特轉一官再任啟

雅意解歸特恩因任文階再轉僅酬四牡循行之勞使指重宣大慰百城挽留之望嘆公已久於在外幸我猶得以相依恭惟某官氣宇渾涵官途緜歷嶺表半行吟

之跡潯陽餘坐嘯之聲蠻俗告勞聊復詘馬長卿之往越人蒙德自當趣嚴夫子之還姑以内外更迭之制酌其中合於日月論思之地擇所處一路皇皇恐失所賴九重往往重遴其情寧屈一賢以寬南顧竚恢殊效而速北歸但一二可書則不磨況尋常何立而非偉凡是遠業所存者直於今恩而卜之某蒙韓見知借漢爲頌衣繡使者久驅馳於琅琊泰山之間觀風大夫行超拔於光禄大中之上繼今以往可賀猶多

代賀提刑𡍩大夫轉官再任啓

疏榮進秩一時再拜於殊恩秉傳觀風新節復循於故部慰一路顧留之切表九重見信之深傳者翕然為之甚喜恭惟某官資充以學實侈於名榮路當翔於太清宦遊肯屑於二廣專城課効政聲已甲於西州攬轡詳刑風采丈傾於東土寃獄屢雪寒鄉皆春但積勞而著功合由外以除內懲數更之獘漢宣爰賜以褒書責久任之勲郭伋尚稽於名命朝論自定公歸少遲某方藉

餘輝兩逢盛事聞音至止如已得之久次而轉爲大夫固未足爲揚子雲之賀使詑而還報天子當有以酬馬相如之勞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通廣東漕使馬少卿啟

一官左計改秩未諧再調南來趨風有便正萍蓬若自飄泊與繡斧適相後先得所依棲謂之幸會恭惟某官飽韜有本之學熟揉不羣之資娛嬉成文章俯取上第漫浪出仕宦游試中都隨職高卑結知君相郎星拱北

致主之願未畢酬卿月照南觀風之行不憚若藏哲於晦以嚴行寛或謂恩比湖而加深斯宜坐與嶽而俱穏嶺表將漕㑹猶未得其人荆南平反公有已試之效疏恩下詔易節按城豈二路上游控山川之交而一心兩耳熟風聲之久取道不逺成功可期湘人送而廣人迎徒爭境上軺車遣而鋒車名恐在道中再歸近君始畢逺業頌言未盡國史不遺某百拙招窮半生坐懶情性躭筆硯是物莫移詩文汗馬牛於饑何補一行作吏而

幾困再轉為丞者三年雖多薦書偶一戾格復隳選調來為下賓蕭何漕關中或略藉鮑生之計裴腴在幕下終須期劉晏之知雖無他長敢不自效

回廣東李悵幹啟

曳裾邂逅已嘗傾意於一見之間轉首差池豈料同官於十年之後並時來上託契則終書尺過於殷勤禮數似乎顛倒恭惟某官好學成癖與書忘形燈火新功半出科第之後旂常遠業初試州縣之間不輕一尉而安

之可見平時所養者未露厥穎已雷其聲方梅福鮮南昌之官浩然期於有立維漢朝虗東觀之選疑以直而不容復此斜飛而南何時穩步而上知音不少待價未遲某有志無資始勤中勸謂道可自文章而入試浪用工然學不為性理之歸終難傳遠方悔少作而收初心技忽癢而復為喜至狂而莫禁闗鍵徧求于前輩源流肯徇於專門青出於藍誤以師道為坡公之派白守其黑幸幾商容發老子之機大道得新聞公家直餘事

代運使賀坦憲陳廣西漕啟

肅奉綸恩晉將漕計觀風察吏易地似勞上塚過家取途良便所得適如其所願相知皆快於相傳恭惟某官學得其宗氣充所養潯陽鎮撫課效有餘而未嘗事名嶺表平反活人無數而不以為德驅馳四牡首尾三年顧枌楊之久空思松檟而欲掃顯以西部殊慳中心榮擢里閭衣繡何如於衣錦飛輓芻粟養兵不外於養民要使二者之適其中或於初焉而卜所處討論有素施

設可知關中給軍糧雖似凪酇侯之重冡宰制國用要何害周公之清所行固有後先其業均爲遠大某結交雖晚荷愛惟深屬聞報之已遲恐餞行之莫逮錢流地上竚策木牛流馬之勲粟移河東喜借山玉淵珠之潤

代廣東帥通廣西漕到任啟

九重遣使出觀五筦之風三命申恩仰見一人之睠輶音儆至臺事咼新幸睽嶺表之遊敢贊門闌之喜恭惟某官才將以德學世其家經術精深繼泰山先生已絶

之統文章俊逸下紹興尚書未到之工聲華久播於搢紳步武合登於闔闠直指固由於親擢南遊亦近於斜飛自東至西雖餘千里道途之邈以閩視粵豈有百城風物之煩是謂自甲而升高毋云以遠而易近況綿歷之已熟何將輸之足勞區區粟輓而芻飛往往絃鳴而鴈落行上木牛之效南海澄清竚歸金馬之居北辰密邇它時竹帛所載竊意權輿於今其專閫無功餘光是賴錢流地上富民遥聽於封侯粟移河東隣國庶免於

為蹔

代使長馬少卿田廣西林轉運判官啟

當路知音列上牧民之最公朝懋賞晉膺遣使之華祗拜新榮田瞻故治所識草木亦先光輝恭惟某官踐揚有聲操履無玷施設發於持滿聲華日以增高佩綰左符留餘恩於已去之後轉輸上策卜成效於未試之初視事幾何聞風悚甚更能持以不倦必當卓然可觀雖近功非遠業所關然外計乃中除之漸竚膺急詔入踐

華途其嘗幸同寮後欣聯部錢流地上雅知游刃之餘粟移河東密藉富隣之潤

通廣東提刑吴大卿啟

一賢入耳再紀關心墨綬茲來何幸際乘軺之始繡衣它出未遑躬負弩於前喜初至於失眠懼復為之欲汗兩紛交奪朋素小暹恭惟其官秉彛不羣絜矩有道悠然雋味得於經史子集之中爛其雄文發於碑銘記序之内揆以古而合施於時也宜朝廷羽儀王度黼黻小

却猶合内相之任方諧物期上卿不為左遷之官未與人稱枘方難入材大莫容與其枉尺而直尋寧若屈身而伸道彼退此進燈火十年之功小窮大通簡編千載之業論久復定恩優如初鵬怒如飛視草蓋分内之事鴻漸於陸觀風且嶠南之遊綿亘二十一州縱横三千餘里華輶所歷奇觀之多山岳養於虚豁如顔子石窌立於獨挺若伯夷至止發揮歸歟收拾凡是馬遷所感慨一於史記而吐傾比初述而更高為後傳也必遠其

不足受道未忘學文攻苦無功遂貧不去三百人進士之末二十載選人之中置散日多孫思風月養慵年久疾視米鹽恩與陞朝法應宰縣雖曰貴於撫摩耳其如責以辦治何何況直鉤非宜於釣所至竭澤孰可以漁涮視江而猶難廣筱湖而差易容堪措手猥用投身獄訟希疎曾未桁楊之卧臺評寥邇豈無牒牘之移亮其無它恕所不及俾安南國之跡當盡子民之心退食之餘讀書而已松林無事何當得雄著傑作而編之桂筦

有詩猶可續名山大川所藏者儻容附見庶獲流聞

代人賀洪閣學除內翰啓

解直延閣升華玉堂雖文聲素高當居詔誥之任然恩數特異寶擅搢紳之榮郵報四傳輿情胥愜竊以禁林清選天子私人責時華國之文固須大手引誼格君之職更要真儒況侍燕閒每承顧問陰贊萬機之決誠為二府之儲何竢上臺方資燮理始稱內相已藉經綸惟才學器識之兼全庶文章事業之俱到恭惟某官妙得

父兄之授志惟聖賢之歸加以薰酣至於成熟鄴侯三萬卷湧在筆端吏部二百年推為盟主曩居青瑣獨對紫薇代王一言之間增國九鼎之重比還朝列平擢史官雖云汗簡之傳繫人榮辱孰若黃麻之草關國重輕付之老成僉所厭服其慕用久矣傳聞忻然惟前此之名公多繇茲而大拜院中鸞見猶未為令狐綯之光門下平章始可為李德裕之賀

賀留樞密啟

解慎坤維留登樞莬恩等執政非徒擅上澤三世之榮身居當途又可為下光千載之業士類驚聞而增氣國人喜至而破顔惟軍旅尚深沉之機故廟堂建宥密之職尊卑分為四級厥品有差長貳俱握五符其權無二况百二山河之半失蓋六十甲子之一周天運既窮則必通國數久奇而將偶版圖故土非為問罪之舉莫能自歸帷幄謀臣不能循常之時容可茍處加之同事僅乃二人房雖方欲與杜而共圖名未必肯為周而久駐

一旦忽專其任百端皆仰其成內而進謀決可否於陳平之口外而督戰寄勝負於裴度之身其為責人已重乎在當今誰能勝者恭惟某官才高不露器大莫涯摩撫藩宣已闋鎮浮之有餘量論思獻納更卜經遠之無遺謀韻上難搖之聲已能復廣於江西蜀中既驗之策豈不可移於天下與情所期者如此聖意其出於是耶報至國門詔司兵柄自從槖平陞二府尋常典文之皆然纔賜環徑入副樞二十年間之未有其為際會可謂

闊希然睠厚則責望不輕而感深則荅酬未易陸贄無籌之不效始可報君武侯有志而未伸甫能逃議彼王導謝安之懶計殆方叔名虎之罪人要恢君父之廟謨共雪祖宗之宿憤兵猶可練將實難求紹興兜鍪之舊人幸而未死則亦老矣乾道毬馬之新進非有所援其多訾歟裔緒顯徹歷資深淺是皆不足多較莫若一無所拘得其材能雖拔於小校下走可也負大智畧毋苛以曲廉細謹責之未聞已虛其心而衆不孚安有人百

其勇而事難集任百摇勿移一定之力縱小阻無害大疑之勳此理灼然我公信否其誤蒙知己喜得除音賀客莫非諛意者初喜而終厭門生何容隱宜乎人頌而我規中心已見於前言未論敢申其餘意人惟鄧禹是附非舉才孰從而尅存上以留侯相期須決勝斯可以稱塞拳拳之素喋喋奚殫

代潘帥賀周丞相啟

拜恩天陛陞位鼎司獨冠樞躔久篤宸衷之睠分持魁

柄始諧天下之心聞風爭傳舉國相慶洪惟今上夐出
古初聰明有得於生知邪正不容以形遁百僚庶尹擇
人每猶難之三公九卿注意從可知矣自繼明已餘兩
紀凡論相何翅十公其間得賢固不云乏所許立事曾
未之償故自比年尤加遴選非雅負過人之器豈輕容
秉國之鈞恭惟某官忠勞兩朝夷險一節初排權倖嬰
鱗敢前再入班行張膽如故茲皆由學問而發所以致
聲華之歸荷槖玉堂愈重廷紳之望密機宥命端為宰

席之儲幾聞闕傳今果真拜雖臯視禹而有間然房非杜則莫籌衆正之路既開太平之基斯立某受知已厚借芘復多久苦肺經之重昏忽聞郵報而差醒望平津之東閣猶阻造前䑙漢守之左符敢煩致曲賀仍有請借寶莫文

賀周丞相啟

榮奉制麻顯登揆席斡旋樞極遐衝寖折於衮多之中掌握宰衡公道頓伸於平章之始恩拜一日慶闢百年

竊以廊廟有所設施搢紳謂之造化億兆衆安危所係二三公可否之間設若胸中猶未似天地之大措之天下孰非干陰陽之和適是方今之難殊非曩者之比由來國步迭相盛衰粤在靖康百二山河之半失再逢丁未六十甲子之一周雖至數未易以竒耦推然常理容可以乘除卜物窮當變天定必回況漢德無不思之民而敵人有可襲之釁左賢王右賢王爭立之怨當自相攻前將軍後將軍並發之機豈宜少緩緬惟上意雅在中

原事雖分委於羣才功實責成於兩相内而修政列辟
惟武侯率以忠勤外而董帥三軍視裴度爲之勇怯敢
負重任非循常人忝惟具官得委和所鍾爲致遠之器
連收科級率以上文章道學而獨優兩入班行皆因排
近戚偉臣而輙出方當甘於投散地已料可以爲貴人
改元淳熙復位侍從滿意田千秋之對立可封侯安知
張九齡之還尚煩視草更歷二府遅迴七年幾虚爰立
之傳今果具瞻之慰自一命累陞於一品悉膺内除由

三館直至於三公皆擅清選腃如此厚公若為酬江左以來不翅二百年之久河南之外未取一塊土以歸誰非篤說於天時曾莫歸尤於人事六朝已失今日何懲為國計莫出於用人得士心無先於虛己尊援親舊固無以擴大公至正之門必遠嫌疑恐未免為曲康小謹之道謝安石之舉姪為上將源乾曜之黜男為外官顧何拘之有哉惟其是而已矣凡百事機之予奪一視理道而從違我二輔臣無苟容心於上彼百執事敢不努

力而前一意主張而勿搖十年恢復而可必報君無未了之事歸老有可言於人某聞報增歎撫懷過慮調鼎不能無忌於水火之攸激和羹安得有嫌於鹽梅之相資儻俱不言空為趙憬賈耽之更遞寧小有異奚害姚崇宋璟之同歸推此一心形於四海迄致泰平之極治始為燮理之全功至若疎庸甘於潦倒薦人至二千石想不欲犯移權之名除吏幾八百負卒未敢為挾故之請夫前所告蓋出於忠

代人賀韓户部除兵部兼知臨安府啓

版曹奏効黼座疏恩改服夏官似用平遷之典就開京府實膺隆寄之榮孚號一頒師言胥悅伏惟某官貴家令胄明世偉人藍綬効官蚤值功名之會黒頭遇主遄登侍從之班試以浩繁投之倉卒刀有餘刃目無全牛人疑未究其長才上謂猶堪於巨用帥閫首推於大尹難得其人國威全寄於重兵孰尸其籍一身二任前輩罕能唐朝中葉以還吳湊一人而已執事令分其美閫

朝皆歎其公趙廣漢得民心行為京兆之治最楊宏禮知軍務上繼越公之家聲朞慕名積有年聞報不勝喜長安見日亟上九天之梯尚書植槐端為兩地之兆將來所賀復大於今